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誌銘

沈叔阜壙誌

叔阜諱昌姓沈氏温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希尹之子母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始識余亟以叔阜相從問學為請常常語人吾兒異日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阜與今提舉福建常平茶事蔡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阜迺早夫故泐海制置叅議徐公履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交老彌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於謀於家人以其女妻叔阜生三子建衍因一女因為從兄厚之後徐氏守視其孤自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至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克葬於永嘉建牙鄉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德化墓下云

族叔祖元繼墳誌

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固義里譜九七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學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取少傳良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勸之日以酒勸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貲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弼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宗說宗澹宗洙宗汾說早卒宗洙為元之子方中後澹洙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縉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傳良嘗聞之相妣具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築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傳良切也亦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傳良手至所謂西廡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訾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孚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謙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繞三間

後二子合為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大人居中意象甚美有
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後言然安
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簣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達於
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夫
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固年五十有
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
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
二女適諸葛訖林斯敬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
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
與茶尖對峙為六墓他日將以婦子左右象生時夫人未合
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
有二月壬申而敬之祔傳良欲銘府君久以宦游至是而後
銘故并書之銘曰 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

至鮮也我島後人種之遠也燕及草木不可剪也

族兄際可擴誌

府君諱踰字際可姓陳氏溫璫安人父諱字母史氏有三子
府君為李父卒府君最善事母在母傍二十有五年供養如
一日府君性多病率數歲纔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隨母為
娛年四五十游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飢不下咽輒廢七節
母為之強飯母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
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有二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
師曾師濟師復一、嫁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後三年以慶元
元年八月丁巳卒師曾初未得卜藁葬府君於隆平居院至
慶元五年正月丁酉遂合葬於西尖之麓

高光中墓誌銘

閩有隱君子曰高光中長溪桐山人也光中嘗入太學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故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
余故從而名之也光中初調餘杭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
護細民不便於宅所官見中傷罷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
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

缺都官為授

衡州司馬恭軍光中志已決矣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地以
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屠釣狎有所
動於其中憤惋嘆嗟詞氣勃然矣以孔門所論次荷耆耦耕
之倫皆豪傑之士也而其言蓋有所刺譏是有不自得者也
凡不自得者皆咎根也曾點之言志孔子獨有取焉夫難平
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光中
之不仕蓋有見於此也而非忻厭彼世所謂夷險名誇光中
初不知也蕭然退藏不滯於物當義之急常與眾同自衣飯
至室廬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庭至鄉黨之好無或不及於

人也嘗憚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來問從
兩童等奉蔬飯訪幽人於數百里外意象可觀輒忘歲久或
遠雅致亦不覺勉年益高務學益篤晚而讀佛氏書曰是吾
易之無思焉中庸卒章之旨也光中由是所造深矣故光中
非隱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昨歲
嘉穀舍光中樂其風土之美時時往還諸僧坊中莫之識者
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過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頃一且泉
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取舉子時所為文藁若干卷焚之而後
行至則托淨光山踰月西歸道過烟黨不肯留私成其僕曰
亟歸亟歸無為音兒累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竊相侮
謀強飲食之語擊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于正寢是
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諱某娶温州平陽縣陳氏
承事郎斌之女一子松迪功郎台州臨海主簿經元年進

士也女適儒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都門丁執禮進士陳龜
齡孫峻岷岷女一人松從予游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
其柩葬于縣遙香里之姚與來乞銘予習高氏家積善事父
某自號止堂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妣王
氏亦逝於居士之榻光中之逝復就此榻也聲談赫赫然世
不知幾人父子母不相期危坐於一榻以正終則自余省事
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齊與山之岡也相此栢與松也其誰不曰是吾疇昔所謂高
栢之歲也

陳百明墳誌

陳子端已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有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
平陽萬全鄉管輿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夫人林氏
則又與歸屬哀情銘未即就為書其名字歲月納之墳公諱

王錫字百朋曾大父伯謙大父宗慶父希洲享年八十有六
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三子明畏端已魁魁為浮屠氏女嫁瑞
安宋次宜男孫四人文武遇遠女二人餘語在銘中

王道甫墳誌

嗚呼此吾友王君道甫之墓也道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
成子父建佐贈朝奉郎吳施氏封太安人道甫登淳熙五年
進士第調針州懷寧主簿嚴州分水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
薦薦除籍田令未幾罷通判鄞州未上知光化軍信州召赴
行在丁太安人憂服闋得被召以論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中佑觀起知邵州興化軍連以論罷興化之命下道甫已病
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官至朝請郎年六十妻
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適國學內舍生高
熙績餘許嫁進士曾克宗周伯麟林浩道甫居溫之平陽歸

仁鄉晚徙縣之橋莊雅愛仙壇僧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
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
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纔數日趣舉其類奏
上道甫由是絀光化入覲 今上皇復有朕得新名於
壽皇之語道甫竟由是死云云為恨不知道甫歲晏并才為
學去智為恬假之持久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
克就故識其壙云

族叔國任墓誌銘

傳良逮事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相公為最衰族為學
也於輩行齒宿而才壯公為最晚各務莊重擇交雖一笑頰
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也而竟不仕娶朱氏良配也無子作
室奉母門巷深覲拜其堂如無人闕其戶吟誦琅然者公無
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宜後我為奇

今宗洙是已於淳熙之二年二月十日午夜來見速至則
息浸微 請故公曰子從吾叔母取筭鑰付吾兒夫人哭方
悲亟出筭鑰復命則公瞑矣公侍母之暇必即書案夫人執
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匕撮公鮮知其出入有無之婦
德多蓄一夕從願言無趣起意課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為
呼公誠知家事與公孰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
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而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十
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屬傳良之官未及刻其隧夫人以
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洙以六年十
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任世
次語在公壙誌中宗洙今為太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外氏
勤早卒男孫二人怡老瑞老銘曰
惟親其親必利其嗣人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使余將而論其虛識其父兄者幾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會如始也歲久益不懈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無之於教子持不自計度余初入大學為公祭酒次二子下交於齊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菴者數月居士之子霖累強余不出出則居士倒屣外門婦子羅拜於度生每願學先生飲食如何於吾籍使否乎苟足以悅先生余雖飯必粟澣寢言也霖亦持刻苦遂為台越間善士先選素官以子姓為寄甚師尊之郡守丞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霖也而老於章布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償以余所睹百餘人中有第進士者矣或名字泐泐無所著見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泐泐嘗有所著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志不伸

嗟窮而悼屈者尚不少今霖也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器重之如此而居士之家聲益高諸孫益有士人之入其門巷者則曰是義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償耶未耶居士諱某字某娶葉氏夫人賢不愧居士能與處清貧僅僅無乏於教子某自計度者也一子霖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霖怯多病癯也然如不自持千里裹糶來乞銘其父余為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霖請更苦余亦苦辭竟不獲而略道其交情以塞在 之意而不暇詳焉要之居士以孝慈溫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子云銘曰
位斯可喜也亦可愧也親斯可久也亦可朽也視此詩耶宅此丘者誰耶

是為陳子傳良之妻令人之墓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
永嘉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
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
矣以乾道七年歸于我慶元元年八月丙子卒享年五十以
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茲嶼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
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清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孀上舍生
林子熙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雷
煥戶部侍郎薛君叔似工部侍郎徐君誼之子而子燕父故
直龍圖閣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令人初得女遂
以余兄子師轍為己子以進賀 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
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饗恩補承務
郎二幼女令人窈窕時來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其評
罷食貧歲月視公長深為長深入湖湘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

其後未嘗有甚不滿意言色余發如寶友今亡矣嗚呼
其後未嘗有甚不滿意言色余發如寶友今亡矣嗚呼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序皇不仕

祖強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福之長溪廉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廉村徙永嘉而光祿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于朝秦公禮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
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油經絕不治料
舉業有隱君子表既道崇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
求得之道潔緒六經諸文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
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深公師事焉錄是益
務自欲制充營制置蕭振辟公為屬部將有恨訴統制者
公嘗以犯階級沃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
其祿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
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二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
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
會有 旨營田一卒二十畝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侶孫
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情
遊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緣畝必不樂曩時王彥營

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况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閔益成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甲
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
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勦功今卒有意外
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虜犯襄
陽而還兵圍將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蔡汝害得蔡則將
圍自解成閔克蔡將兵果遁於是虜東道軍傳合肥王權遣
次柘臯李顯悲亦不利却我聞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
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虜兵不戰可至捨蔡援
是棄投機之會為連鷄之餌淮沔虛矣又曰虜空國米完
秦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奇兵遊擊
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尸一決其禍必大初公歲色年
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

卒興奔騷然崇棄遠孔子宮避成尚姑魚樂學宮鐘壁之江
湖間稍驚於武事矣公顧以和雍賤傷農三白郡解印故去
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黃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內
徙宦江湖者歸孳相望於道公迺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
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於奮三分其衆
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
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采歸者數千家江西時
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處幕府官以待
死其入也欲以公朝 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逖劾罷信陽守
檄逼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其後營
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伯石廩錢乃七十二萬米一伯八
十石關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七詣大軍其
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墮民之水

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虜亮既薨明年蔡
果不守尋復議和 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沔南矣
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
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別為行且踰其
強弱其堪一役其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
役以付案案任之付錄事錄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者
其籍俾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石
干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摺以
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檢遇非常死事者為推
贈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報專達不關
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閱官賦之糧
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射圃毋贅聚其而士若
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仁陽也

九十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
頰舍以搶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卧興自同役夫鑿護病
者不借至不宿府檄治若屋百數區泝流二千三百餘里程
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
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償費
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鈞
撫侵姦以除無名之歛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近為旁行
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改不決宿吏于次抄積不銷為
走曆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攷而因察其情民賴其
便凡公意趣鄉輟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
能得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今不為焉能願首它令
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其所茅某所木竹應
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求不能得公以諉總

首王宗元竟論吳降之五丁田屋改業為民鍾漢其故新
而至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
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穴不驚訖歸不惜道遠下縣
邊民謂聞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它所區處民之皆化
類此調發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突薦召公
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審政本
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况動煩宸衷國論靡定
權移近密察職日輕降胡侍從之虞秘備固寵之術意有所
偏患生不察願 陛下以靜養恬略小圖大遠三公之選責
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
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潛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
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內諸司
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來置

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
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收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
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此也唐
方鎮之兵今兩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
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
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
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
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為得其道更張不驚馬顧陛下
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
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園之田田亡而租在
元此宜悉蠲除以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奕方
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
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厭格心正始以建

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寧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
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
軍務之問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此至
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
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災異數起不可謂
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
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
之况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父常平錢米
在所虛數以此饋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牆之
即幸勝之方上勞 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
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
維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廬江之
徑武昌之近新息秣陽之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

民用兵所徑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言
 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 上意
 召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朝以君命相慰
 雅意廉耻道辭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屬
 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鄭侯身造亡將移
 祖殲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
 節一感 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
 辭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
 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款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
 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其自衛鬻者甚衆守經不阿
 或被羅斥公見之晚猶冀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
 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
 相亦蹇然為敬頃之乃反復切論微功大速興事太輒

遠撫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之鄙夫嗜利自市
 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復悔會江湖荐飢
 民流淮甸還州又有言婦正人相屬者 上命帥臣漕臣共
 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所
 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
 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
 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 宜
 略如孫具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
 要束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陝西弓箭手法
 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
 視物價稍昂以餉糴就歲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
 用錢米若括隱田茲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
 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

止齋文集卷之五

萬山谷依人姓聞今使者出必相憐待城邑仰食於縣官
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
錢一得以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尋得旨以
見錢米一萬緡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
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 夫
子勞來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
主戶矣即撫勿徒以爲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間
審度山澤曠地以爲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柵江保巢湖
而舊黃州古郢城也路直垂瓠置莊旁近異時寇不能潛師
徑度迺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
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戶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
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千有五爲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
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

十有四爲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
牛一頭種耙鉏鋤鑿鏟刀如牛數三牛犁刀一每年二
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爲差賦米又
秋止凡賞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若爲
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便利
廬舍有伍疆塲端正場圃牢牧陂溝路橋悉皆治修病醫死
葬所謁輒得還如歸居迺請還始入臣白遣數人各試其俗
邊計畫往往設飾爲辭以上功 八子雖不盡然之姑惟
略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
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更以
舊戶比新戶詭爲奏甚者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
友謾蔽時端友進寘環列根抵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
上 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恭以憂死

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 詔即罷買又三日城淮部以
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過者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庫陋如
故廼聞有靡緒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取此
乎 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
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 上曰間亦險
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
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答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
正士而陽浮稱道 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
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
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 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
旌賞先是 上即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觀者則

曰善某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嚴行如樂
故諱缺欠者相目失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
示數輸送不即除藉及 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
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梁方田稻田輸粟
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為之
藩心障遠戍趨變節要幕府州縣難所辟差自神折二氏外
別帥則以三衛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繼續效驗入備政
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
知勸光竟中興必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符以固圉計
亡劫其臣願按行成憲嚴邊鎮守統帥與帥不限文武忠智是
使且無拘 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
方今設媚成俗舉世高同流觀設施謹曰盡善備辭先入異
議不繼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 上留語良久公持

選特溫辭寵藉之六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為能煩
中輔部莫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 陛下唯中
通示 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諭月戶部奏言諸州經
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隸不盡
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今監司給贖州縣以凡日收錢獲實係
層分隸否則效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公獨首奮為當
路言之其畧曰舊額九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隸四為雜本
六為係省錢其後迺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亦
病之也然亦復尋於奇羨矣久之乃良美錢校數歲之最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也
後積自上供月格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
等錢料色不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亦
廣部用填置由此場務廢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

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撥其強半官吏自救不給
病甚矣且以胡之都務雜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一萬五千
六百有奇自抵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額
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稅為錢三十萬
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項凡四千餘萬八千
錢有奇使今且旦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抵制之額其餘為
上供諸雜項錢且患若不足况不盈此知所謂係者在州之
數悉關亡有約此推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椿上供諸雜項之餘迺係曆分隸庶或可行不
然不敢奉 詔版曹憲建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
力臺諫官感發相繼踈爭之 上迺寤前奏湖無苗米饑軍
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縉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負五百三十有一

人其廩稍為婚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歲九用婚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歲十三萬婚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太半其已全輸者所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于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婚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 嘗為婚錢二萬明年郊視進獻賚予之幣齋亦以二萬 數九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 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 朝乞以市直償民糴 乞以折帛緡緡錢撥除折丁錢乞汰軍改徙寬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隸後執非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鋒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眾獨隸 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識它日某官缺貧宰

名以進竟擢其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車之為是也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于外還七日迺出守守七月罷歸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邦君朋友暨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莊事雖謹衷心曠乎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側敵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象執弄張皆有銘毫釐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眾人公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未獲不以百氏故發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

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其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實或往復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已高論虛無而早者滯物卒不合合場于一是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必滿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擬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音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脩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德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荏綽稊香譜林勛本政書姚寬漢書正異之屬皆

校讎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剝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此婦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歛書銘如古法能倪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曰云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于吹臺鄉慈湖之原傳良丙戌丁亥歲受捷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瀟上卒學第茨一間累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召於是鄉諸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九七八年間適公久者惟公使淮守壽州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

命錄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傳良今
取其出處事言之大關治道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曾祖考璿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迪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內史恢別為荆
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蓋嚴徙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
考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草堂先生
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闔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端
姪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
夜旦不輟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
州司戶叅軍關丁迪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黃巖尉復丁母氏

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此
兩喪謂祿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良園室曰
俸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
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履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
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延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惟一唯
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
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郵政為守
者率需公至為方略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
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戶少長秩秩然象志矣紀興
之季年也方海隘與之甲申疇疫雨戌埋飢道之庚寅幸
知食飢壬辰築埭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以象
先陳謙益之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授福之長樂簿公重違
吾黨意強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聞人熟不

輕以獄訟昇屬吏雅聞公賢數讓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
信焉非是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盛賓游
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得士禮以
而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
而寢無情待物不矜控施交際語唯恐傷人聞
覆鑄切不但已雖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
二八鄰里朋友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
二十德日加脩講問日加切余嘗見
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分輒從
六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
而自恨規意之淺也此將歿猶校讎
一守之言余
八不知其甚病也取明盟檣已透索紙書遺方人以
訓其子為寄更以一經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寬地問法於

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兒女多以某所田若干畝畫歸
適劉氏姊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
曰汝行之母敢違戒又曰語汝母毋來前地一家始
項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遺客與其
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
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
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承請始余聞公頗其高
承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詞入余懷歎
袖謁走出見遷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
鄰故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
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焉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

坊族公輝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翰林公試
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
自歸某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為宣和間進士子達子護同
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
來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今伯益同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
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
儒生賦祿三世矣論之雖辭文詞以孝睦為本往時金華亦
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今青田復早世公撫教
其孤如朝請今竟成是為叔忱也又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
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遠皆
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
亦誠不融也由國子博士擢尚書郎出知饒州繼起知廣德
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

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頓行前論
今進退入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
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 駕幸學於師儒選甚濶闔朝
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
司業以余所見士入朝不為衆媚忌顯異幸其遷官鮮有如
公者觀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
以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行上十餘
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為 陛下豐
財繕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募漢宣帝而
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日以競進之人為
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
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戶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廩實
所欠為米十有四万石乞諸 朝有 旨予三萬公連奏不

已更奏月椿為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
不蠲民必重困予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採荒當罷去永嘉不
宜蠶民歲輸絹以買然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素土例槩數
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
為問公懽言溫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損其半平生不多
見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無
惻隱之實者耶以其年某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娶某氏某氏
俱先卒入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迪功郎叔謀叔振女三人長
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其年月日葬公于其鄉某里
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詩之銘
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
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為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宋故寶謨閣待

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樓鑰撰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

朝天子歎曰此吾

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

聞贈四官錄其

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吊

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澍村里至公八

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諱大夫妣

徐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

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

不可解於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戶參

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
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
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來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
薛氏後又相從於瀟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
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隊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
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
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公
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
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
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
惟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
為已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
古至道條書本末繁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者如
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
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乾
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繡劉
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
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衆政龔公茂
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
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
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行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
用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對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

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政承奉郎龔公
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
喜其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
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間居八年始
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
路提點刑獄公在桂揚蠲除宿負罷弛科倉司則補糴諸
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
登極銀二千兩屬力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
惠遠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
鬢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
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
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
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

日御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備者贊其名則
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訂官
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
中書舍人期年始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
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
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劉劬痛
指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郎為中書言之
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
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嗣上觴之禮長至爾
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之習必
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官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虛
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
而不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言於

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息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
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尊奏曲盡事
顏極論度 上意不即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 王
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軍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
嘉王府贊讀 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讀
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
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
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元官再昇祠
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
之命十一月十七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
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名幼昭字景
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
卒子男二人師懶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

女七人長造迪功郎監鎮江府浚口茶庫潘子順次造從政
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造迪功郎興州州學教授林
子熙次造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造進士張紹次
造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
子奉公之喪合馬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
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
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
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
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據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
其非謬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觀 光宗以舊
欲奏之 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 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
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

開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
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
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
符元年三司始奏之上供稅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
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
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徭熙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
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為額而折
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權貨務秋
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
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賦罪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餉夷狄
蓋天仰水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
急於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藝祖再三其大畧曰 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司講究而民

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
望也 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
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
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 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
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
雖欲寬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
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
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
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後法謂免後錢者本
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
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
科是以保甲法亂後法而行之也熙寧自有後法五等簿是

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勿勿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按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今士大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中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故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

考古驗人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諫護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玠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貴盈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潛過而公獨當之逢原窟暴恃有與援所至究其在地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是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問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孰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米則繳奏旁

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
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
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
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
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 旨鑰又
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閭淵以 太母之
弟育 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 命
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鑰鑰駁章委是允當
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 揮使有司無所馮守三則耻
過遂非無見善則迂之義欲望追寢 銜筆仍正臣鹵莽之
罪共事遂已嗚乎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忠
同濟公議知公者乎及引人才如恐不及吳湖南應 詔薦

宋文仲吳獵將礪楊炤在 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
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
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
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
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
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
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
之嫌自以校開十有三年已挂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最詳
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稿未集而病深恐溢先
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
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適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
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 主上在宮邸時寮案以詩為
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書所

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豪
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
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
是樂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
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羨盛德之形容皆救戒之
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論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

儒學之淵

間氣所鍾

挺生斯賢

向舒金玉

游夏淵源

羣書博極

本末貫穿

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

晚登周行

帝席為前

典刑具存

訓詞是專

王邸螭陛

史館經筵

獨當雷霆

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

齋志終焉

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

儲神毓秀

其必有年

宦匪不達

受才則全

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

後有百載

復見儒先

哀哉止齋

見此銘鐫

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公諱傳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之帆遊
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漆於易學潔行
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公英邁不羣疆學篤志其為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相與
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
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
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
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
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
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

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問扣以為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擘雅聞公名親訪公于所隸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為學諭俾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鴈蕩間益究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為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 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竒之將請實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

知政事龔公茂良為 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錄 車駕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公公為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疆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楊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既久日草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也治桂揚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睦睦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于旁郡置數場以糴 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糴于

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遞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質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數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使事乃今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櫛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于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籍頓減之民得少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關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

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今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藝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上

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
悉以進也遂遷秘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
國勢為目目各四篇兼實錄院檢討官選兼 皇子嘉王府
贊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 祖宗成憲尤當先知
乃纂次 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 王講誦大指每至立
國規摹必歷叙 累朝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
諸掌紹熙三年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
人先是 上少不豫群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
如一身少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
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險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
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旨揮將亦無從覺察 陛下何
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閒之福
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疆則

說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
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
此皆說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
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
皆迎合也說間之計中則君子日踈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
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
未之有也給事中兼 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
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
以為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
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搢剋士
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
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 詔依已降旨揮公復

繳論之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不可以書讀
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 高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產及許
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瑣闥迫
於天威電倪書讀臣必不敢奉 詔草詞 內批張子仁除
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于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
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典不及西陲擁
兵十萬吳玘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
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勳舊之家輕重不倫
先後失序臣深為聖明惜之 詔子仁係勳臣子可與書行
公又言報荅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
帥聞者之為重 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群
疑冰釋事闕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處置庶幾
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

果授越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 陛下覆護臣子容忍
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宰屬者矣 陛
下皆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取
從班者矣 陛下為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
為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 陛下
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
賢耳至如臣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 陛下雖
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
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不決尤所未喻願 陛下明
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 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
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
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 上心
上亦為之動及 孝宗有疾公踰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

以不過官諫者多矣 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勉疆一出臣
獨私念 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每於
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 陛下為臣傾倒一
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憂
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是 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剴切
上未能聽因面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
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群情自解轉禍為福不
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
之說願 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 上意弗回乃
上致仕之奏 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尚書省自免而歸
改祕閣修撰復無 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 今上受內禪
三日 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
命無 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真

召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
首言 陛下嗣守不圖宜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
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義參酌 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
便者兼行之 詔知閣門事謝淵係 皇太后親弟特給金
幣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
鑰所駁尤當望 違覆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 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侍
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慎之誠九宮禁請求斷勿
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 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公請對將陳
其不可 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違易
退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
宜容易 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 詔朱

進實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無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
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 上始自 重華宮入居
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官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 上
雅敬公每對必虛已以聽始上在潛邸察案肉誕日以詩為
書公與胡峴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其有所規益 上感二
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 上屢趣公為駁語刊石同進
者以 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開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
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意詆公者 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 詔降三官罷官觀公屏
居杜門一意輯腰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
與講論經史置屢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
言悉避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 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英殿修撰

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于家
屬續酌酒與兄訣疑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
夫爵永嘉縣男計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
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一人師
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貢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
人長達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達從政
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達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
子熙次達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達進士張紹次
達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
奉公之喪合葬于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
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為於
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于一偏與同志論
學必以兢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

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
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
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薦湖廣
之士以今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為稱首其他如宋文仲
楊焯蔣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
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為言某人德某人材宜兼收而
器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
也公早有重名媚疾者衆往往為謗語以中傷公故當
孝宗有為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
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
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賓友
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誘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閱故府
所藏累朝詔條九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

得其要領常以為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司乘時易
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
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
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以紓民力
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沒之四年
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為侂胄所排斥者枚用略
盡使公尚在得復見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
其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
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幸惠消
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來發明獨至又以為左氏最有功
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美
撰鑰為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

易嘗為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以為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

上於太史氏謹狀
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

宋故通議大夫寶謨閣待制陳公墓誌銘 龍泉葉遠撰
公姓陳氏諱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廢滄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愚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夫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廢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師宗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

業愈眾乾道八年策進士殿牘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

授泰州 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除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

不果使告公將以為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

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

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

茶盜得通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 朝十四年至是

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 光宗逆勞

曰卿昔安在 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遣祕書少

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兼中書舍人

會 上疾不能親 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

出殿不返舍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 今上即位除中

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直學士院 御史中丞謝深甫

論公言不願行提舉興國宮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

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宮知泉州詳授集英
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
寅葬于帆遊鄉樹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
人子師轍師朴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監官買納塲墻于順
華碑葬林子熙徐冲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
一女嫁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為主敬德集義
於菴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及復論之而
呂公為言 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
末內外溝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端吏牘
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
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
也公既實史治體故常本原 祖 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
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義理

無耻為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
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雍塞不通之情九成周
所以為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
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孫綸
之義私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
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
行之不啻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
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曆上極建隆
以達于紹興之後將擲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煥休之使
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
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錄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彙括之
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
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

流言轉易應和宜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 孝宗嘗於禁中
從容讀公所論著 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
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讒之慘
者奪其眷忌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
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
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况
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
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
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遊四十年
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
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群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
制度百世雖遠一二公數事所於終德復於初發為

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
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
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莫惡富裂棄文錦縫彼
敗素寄叩如繫其說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何橘之煎
有齒之分有挈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樹村泚矣南塘二物
則存公乎在亡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撼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奪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

外如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靖
西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
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覷者已滿於山
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
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
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
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也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
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槁以負風欲其屹乎
其不挽也其帆以擴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舵以轄乎軸
欲其壯以殺奔也其磴以扼乎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
繫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權若篙以權欲其勁而莫之折也

其篷以却雨欲其續密而厚也其楫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
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
千里行遭匯淤松亂石畫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
以槁之裂席以帆之續縷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蓬之
胷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
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胷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
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
然其所待者剛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為樁大其
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為帆截乎其守徑乎其所趨為柁
正於動引而不護為磴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為
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權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蓬凌整以
遠其海焉為艫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
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馮器以其

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
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寔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

責盜蘭說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
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香無聞次去而猶遲之既
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
形吾得以辯其為鼠鳥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辯其為鷲
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璞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
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感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簪
焉而灑葉修焉而特吾乃雍茹蒿易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
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毛蘭之似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
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偽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官舍汝何

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
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
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頭盜吾公也
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墀盜吾忠
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
君子近之而不知謔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
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
官也吾故效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
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知人嘗之尤切他
魚余嘗惟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
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踏吾為之銜且鸞也鳥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持且噬也獾與奔足以備也蛟鯢可駭兮蛇虺魘蝮可避也雖其實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片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人同嗜也魯謂其斃人亟兮奪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九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唱兮彼則陰以其志也滅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孤覲也笑怡怡吾曹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鴟兮幣常饗半吾餌也吁嗟乎愛者徇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憐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昔城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之取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

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入也不以文論入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忌也古者起德尚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淫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都鄙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世非止

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
固如此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是
錯不如木強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蠶愚之汲黯自漢以
來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國家之日
不理也華漢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
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
漢之文楊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
墓之誦在當時固不覺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
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
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苟亦然也而官若是其其簡
也敷奏實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

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其嚴之法行賞罰之
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
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
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
則所適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
府史胥吏士不耻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
盛而至於夷微盧之丞三毫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
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顯仕
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間者何也有
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
疎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
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府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
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設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

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
上有人焉則施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
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
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
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
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
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
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於去也夫
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
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
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
民其自以為亟亟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
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

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
也

收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
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
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邇
天下者持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
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
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
人不以為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而譽之
吾固有所私也役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
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
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

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召之速則形見其幾也昔
嘗恠宣王咎已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已之急辭生於自
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
先是詩序詩者頌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
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
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
難乎遽乎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
下以是為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
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
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
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
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
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賜而實興於扇賜宣王非興於遇災

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
則嘗有侯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
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令
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

主上踐祚以來江湘之間飢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
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燧蠲之詔遣振飢之使却免錢之
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
於鄒魯之闕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發之
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
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
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反
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
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未艾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以

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童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
蓋雖素而無童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大非美辭
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晉有庚
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
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
者以自名下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
人才日卑嗟夫專於其內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
乎其內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童子林子皆恥天極名之
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
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
已耳蓋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

於是名童子曰用中林子曰啟童子慮而固林子弱而浮以
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也其猶二
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參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挽吾孝哉
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
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于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
之問也人能義名不能以義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
議也爾身之不淑儼而以立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
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否不問也爾何名之
問也雖然童子不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
致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
身矣噫是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哉

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

今參知政事樓

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棻刊實郡齋矣惟

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

類皆幼竹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

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

哀搜衆錄參別准久至嘉定戊辰始就

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

人所未及知者借為序文冠諸篇端樓
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
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
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
幼學更加訂定即廩士羨緡 萬壘成
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
羨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
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

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
而又汲汲然懼儒先遺文之汨其傳而
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
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
左

嘉定壬申郡文學徐
鳳鏗板于永嘉郡齋





